

我自幼就有些微洁癖,瞧见地上—有垃圾就心里不舒服,必欲除之而后快。岂料到了而今耄耋之年,这个秉性还是难移,于是就自讨苦吃了。

与人为邻,人家就未必有我这种“坏脾气”,每当走过公共走廊—瞧见地上有垃圾心里就很不快,怎么办?只有一个字——“扫”!有时地上只有一两瓣瓜子壳,我就懒得重回家中去取扫帚畚箕了,于是便蹲下身子把它拾了起来,走到巷口扔在垃圾箱里。便记住这只右手是脏了的,绝不能再拿食品的了,藏到回家去洗手。对这种三天两头经常发生的事儿,想要保持公共场所的清洁,我动足了脑筋——

先是在那墙上贴字条,请人们别乱扔垃圾,可一丝儿也不起作用,有时地上还增加了些垃圾,譬如烟蒂……等等(显然是成人扔的)。

无可奈何之下,或许也带些儿情绪,我把捡起的垃圾像开展览会似的罗列在窗台上,让高邻和那些扔垃圾在这儿的人们瞧一眼他们的“杰作”!

展览的垃圾因日积月累而多了起来,扔垃圾的现象始终如此。



捡垃圾

吴凤珍

日子便这样地过去好几年。嗜磕瓜子者乐此不疲地在公共走廊里边走边吃边扔,我则在那儿执拗地捡与扫。有时楼梯的台阶上像天女散花似地每隔一两级便有。我已黔驴技穷矣,只得紧跟着捡与扫。苦透!

习惯成了自然,我也气过了河界干脆不气了,我想我在为自己的微洁癖埋单,也算活该!对于这种对立着干也是累了,烦了,厌了。前几天忽发奇想,想跟乱扔垃圾者说句心平气和的话,顺便透个底,你扔不扔悉听尊便吧!

我心血来潮地在字条上写道——“其实清洁的公共走廊会让你心情愉悦的,试试看!”

既然要让他体会到清洁给人的愉悦,干脆,我连旁边楼梯的扶手也一起用湿抹布揩了个滴灰不染。

岂料“一粒骰子掷了个七点”,当这张纸条一贴过后,两三天没瞧见公共走廊和楼梯上有垃圾的了!奇迹?我还真不信呢。

更奇还在于,原本的纸贴上去,隔一两天,便被撕毁,弄得走廊里反

而纸屑满地,现在这纸条能保存好几天,而且有天这纸条自己掉下来了却有人拾了起来安放在窗台上。从此,这公共走廊扔垃圾的好几年来来的痼疾竟然霍然而愈的了,我终于从困扰多年的垃圾之累中解脱出来啦!我喜极并开始总结起来了,这纸条里有啥秘密?无它耳,只是从板着脸孔的批评转换成和颜悦色的劝告,并打扫清洁让他来体验一下清洁的愉悦。这,就是给了他应有的尊严了!每个人最需要的是尊严,而最犯忌的是板面孔训斥人、批评人。这几年来我恰恰忘了过去待人的一句古训——“有理让三分。”即便理在你这边,也不妨让人家三分。待人理应谦虚、尊重人。这教训够深刻的了。

有次走出小区,走进一条连接马路的小街,瞧见有辆大卡车停在那儿,足足占了半条街。再走近几步,瞥见那又高又在路中央的驾驶室室内的驾驶员正探出手在那儿剥卤蛋,他不停地剥,那蛋壳就陆续地落在地上了。我天天见一大老早有环卫工人在辛苦地扫地,那地上正干净整洁着呢。这位驾驶员怎忍心在刚扫干净的地上丢蛋壳呢?若过去阻止吧?人家会动气,怎么办?联想起我解决公共走廊里垃圾之累的经历,给他个无声的、尊敬的、宛转的批评——

我默默地走上前去,蹲下身子,把地上的蛋壳一块块地捡起放在左手里,我正在捡,忽发现原本从上而往下丢的蛋壳没了,他见白发苍苍的我正蹲在那儿捡,还不好意思再往下丢?

耳畔听见他开口了:“来,放在这儿吧!”我抬头望,他正把原本放卤蛋的塑料袋递了过来,我把左手里的蛋壳放进这袋里,朝他微微一笑道:“这就好了!”我继续走我的路去了。至于他那只放蛋壳的塑料袋会不会乱丢?若一叮嘱则成蛇足,该完全的信任他!

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又如约而至,在浩渺书海中畅快地寻寻觅觅,不啻是读书人的节日。

可能现在的年轻人体会不到,我们这一生经历过满架图书皆“毒草”,有书读不到的荒唐岁月。

记得“文革”开始,我小学五年级,正是一张白纸,最需要精神养料的求知年代,却只在大批判专栏里见识过某些书名,填不了满腹的饥渴。

我有个小伙伴阿文,三年级。阿文妈和我妈在同一所小学教书,都受到冲击,我俩成了只能相互取暖的“狗崽子”,没资格参与其他孩子的许多活动。

好在后来有一个地方磁石般地吸引了我俩的注意力,从而在精神上告别了那场浩劫的纷扰。那一阵,学校停课闹革命,阿文一家住在了学校的一间小阁楼里,阿文发现了学校没人管的小小图书室,我俩简直就像进入了“芝麻开门”的宝洞,当然,那是要冒相当大风险的,万一被发现,会连累我们各自的母亲,她们已经在受难了。

可那么多有趣的图书实在太吸引了!我俩顾不上可能的危险,天天找机会溜进图书室。虽是大热天,仍不敢打开窗户,也不敢开灯,我俩就这样半暗不明汗流浹背地坐拥几百上千册儿童读物不客气地饕餮起来。

那是一个多么神奇而丰富的世界啊!我俩一起

慢慢地读同一本书,读完了再议论,并且鬼使神差地喜欢同样的作家同样的书。记忆中的最爱是安徒生富有平民立场且人文气息浓厚的童话,小小的心灵被作家营造的人性意境迷住了。那圣诞夜在火柴的短暂光亮中寻求安慰的苦难小女孩,那童年饱受排挤与冷落的孤独丑小鸭,那为了心爱的王子甘愿自己化作泡沫的深情美人鱼……凄美的故事深深地笼罩了我们的心灵,对照我俩自己的“狗崽子”身份,流出的泪不知是为自己还是为书中的主人公。

当然也不乏快乐的阅读,记得一本《大克劳斯和小克劳斯》的童话就让我们俩整天“克劳斯”不离口。吵起架来就骂对方是愚蠢又贪心的大克劳斯,不用说自己自然是聪明带来好运的小克劳斯了。我俩躲在图书室的角落里,编着自己已做成了小克劳斯的故事,有一万个办法对付红小孩的欺负。

另有一本介绍安徒生生平的书遭了殃,我俩不懂事地把书中的插图剪下来自己做成了另一本书。那本书集中了我俩最爱的几篇安徒生作品,还有作家的成长历程。我们感叹

了。我俩躲在图书室的角落里,编着自己已做成了小克劳斯的故事,有一万个办法对付红小孩的欺负。

到医院看病,打电话咨询家电维修,到某机关办点小事,在公交车上向司机问路……我们经常会遇到冷漠的态度。在我们的生活圈里,笑颜也在递减。

前几天看到一位名家的文章《读一谈大学的表情》,作者回母校武汉大学后发出感喟:“怎么现在这些学生的面部表情都这么冷漠,这么困惑,我们当年哪是这样!”

我对此颇有同感。记得几年前我还在中学任教,学生遇见老师都会训练有素地叫一声“老师好!”这种尊师的“行为规范”确实可嘉,然而就是少点笑颜。要是老师与同学闲聊,谈话,不少学生会回避、尴尬、害羞、沉默,甚至敬而避之。也时有家长向我诉苦,孩子在家里一天也没几句话,没几句笑……其实学子们都处在花季雨季的年龄段,给一点阳光就灿烂,他们应该是最会笑的大孩子。今天的学生是沉重的考试使他们烦了,怕了,麻木了?

由此我想到一则报道,说有位欧洲摄影家来中国旅游,事后他这么评价我们的城市冷漠:“这是一个不会笑的民族。”此言固然过激,但也反映了一定的事实。我曾多次去欧美和澳大利亚旅游,有时在电梯或走道里邂逅老外,对方往往会先以微笑或点头示意。我曾多次向老外问路,他(她)总会微笑着给我指点迷津,甚至带我走一段路。我曾去德国的中学考察,素不相识的男女学生很早就对着我们招手,微笑,甚至欢呼……那种热情率直、大方随和的神姿真令人感动!有句欧谚说得:“天使最美的不是脸蛋,而是笑容。”在欧美,和蔼待人就个人来说是一种教养,就群体而言是一种文明社交的规则,是一种“公共空间意识”。

今天,为什么在微笑这方面,我们这个礼仪之邦远不能同国际接轨?

古人说“言为心声”,我斗胆仿词造一句“笑为心容”——笑是内心的愉悦在脸上的自然展露。当今社会,不少人的脸上难见笑颜,他们或是内心“压力山大”,或是有疲劳之心、困惑之心、怨怼之心、傲慢之心、戒备之心……有此种种心情,何来微笑?然而,如果我们大家都能有一点淡泊之心、宽容之心、乐活之心、感恩之心、行善之心……那么,我们的快乐指数肯定会直线上升。

著名国际模特辛迪·克劳馥说:“如果你出门忘了化妆,那么微笑是最好的补妆。”我们渴望能得到他人的“微笑服务”、“微笑教育”、“微笑医治”;微笑只是个小小小的“快乐键”,只要轻轻一摁,欢悦的信息就会旋即发出,和美的氛围即可呈现。微笑带来的是共赢。



地谈论着安徒生并不快乐的童年和他给人家洗衣服的妈妈,这对于背负着“狗崽子”身份的我俩心灵带来了莫大的慰藉。我们会幻想着长大以后一定会和现在不一样,说不定我们也能写出自己的书来。两个小女孩沉浸在书本指引的快乐与遐想中,早已忘却了外面乱哄哄的世界。

说来也怪,经历过这个无比充实的夏天之后,有同龄人再欺负我们时,我不再流泪,会默想书中见识过的别样世界,在心中高傲地认为,你们这些打人的孩子,其实什么也不懂。

童年的这段阅读经历不仅使我俩在精神上游离了几乎全民参与的“大革文化命”,并且塑造了我们的气质,给我们腹中灌注了墨水,并且使读书成为我们毕生的爱好。



刘茂业
无课可授
(航天称谓)
昨日谜面:粮食增产运输忙
(汽车品牌联型号)
谜底:丰田普拉多

假如地球表面温度再上升4℃,地球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在过去的100年里,地球表面的温度升高了大约0.5℃。这听起来似乎并不多,但是根据美国环保局(EPA)的资料,在过去的100年里,海平面已经上升了15-20厘米。

最近又有科学家预测称,如果人类不立即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那么短则到2050年,长则到本世纪末,地球表面的

假如全球继续变暖

高峰

温度将会上升4℃,并引发一系列可怕的后果:地球上大部分陆地都将变成干旱的沙漠,地球将遭遇“生物大灭绝”。

美国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说:“南极洲西部冰原很难在本世纪幸免于难,这意味着本世纪海平面将至少上升一到两米左

右。如果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达到100万分之550(目前是100万分之385),地球将变成无冰的世界,海平面将上升80米,地球上很多地方会成为灾难水世界。”地球上许多海滨城市,包括美国新奥尔良、意大利威尼斯、印度孟买和越南西贡都将变成失落的文明——成为像亚特兰蒂斯一样神秘消失的“水下城市”,孟加拉则将被海平面吞噬掉至少三分之一的陆地。玻利尼西亚群岛将彻底在海上消失。

地球上更多的土地将成为沙漠,巴西亚马孙雨林将会消失,沦为广阔的“亚马孙沙漠”,而美国的大部分地区也将成为沙漠。由于泥土中的湿气将被大量蒸发,美国西南部、中美洲、南美洲大部分、中国和澳大利亚等地都将缺乏淡水。世界各地原来的沙漠向外扩展,撒哈拉沙漠将会吞噬欧洲南部和中部。

欧洲的多瑙河和莱茵河也将干涸,许多高山——包括安第斯山脉、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脉都将“断流”,导致许多亚洲国家的河流枯竭。

对未来人类所居住的地球的预测,并不是耸人听闻。

“行不得也”的“足迹行”

王尔龄

印痕落在地上是不会行走的,能行走的是“足”,而不是“足迹”。人们常说某地留下足迹,留下的足迹竟被说成它在行走,岂不落入“行不得也哥哥”的鹧鸪声氛围?

客家,指历史上由中原地区集群迁移(一般出于被动)到边远地区的人家;成批地离开原籍客居他乡,史称客家人。上述专题里的“客家”,当指客家人住地,用语过于简略,表述不够清楚。

上述专题用语,看来有些失当。倘更动其语曰“客家人居处旧闻”,就没有语病了。

当然也可以另择说法。若要保留“足迹”这个词,或作“客家地区留下的足迹”,如何?

或需保留“行”字,“客家地区行脚”亦可备选。

如果“足迹”与“行”都不忍舍去,则有“客家地区行旅足迹”或可供考虑。

以上几种设想,有的用语过长,有的则太文,各有缺失。旁人原不能代拟而尽如尊意,越俎代庖尤其足以诟病;鄙意不过是希望专题的取名“文从字顺各率其职”(韩愈语),别无他求。



七月底的一天,在安徽含山县,当地朋友驾车带我们去了一趟大渔滩。大渔滩是一块湿地,当地人尤以夏季盛开的荷花为荣。车拐入乡间马路,已有零星的荷花进入视线。这里停车,别具一格。路一旁是稻田,另一旁是长长的杨树林带。粗细不一的杨树间隔二三米,小车正好停在其间,树枝树叶遮挡着直射的阳光。

向前走,眼前是密密的荷叶,朵朵荷花展露曼妙的姿态。高温下看荷叶荷花,额头冒汗,心里却存凉意。再向前走,来到了湿地岸旁。先前密密的荷叶,此刻分出了高低。叶面直径都在一尺左右。这种绿,是清爽的,也是厚实的,阳光穿透不进的。而粉红的荷花,花瓣舒展透着沁香。花瓣当中,一团金黄的花蕾添了富贵气质。最奇的是有的花蕾上凸显一扇形,应该是莲蓬的雏形吧?呵呵,这回我看荷花,算是饱览了。

有个专题节目叫做《客家足迹行》。“足迹”能“行”吗?“足迹”就是履印履痕,印痕落在地上是不会行走的,能行走的是“足”,而不是“足迹”。

人们常说某地留下足迹,留下的足迹竟被说成它在行走,岂不落入“行不得也哥哥”的鹧鸪声氛围?

客家,指历史上由中原地区集群迁移(一般出于被动)到边远地区的人家;成批地离开原籍客居他乡,史称客家人。上述专题里的“客家”,当指客家人住地,用语过于简略,表述不够清楚。

上述专题用语,看来有些失当。倘更动其语曰“客家人居处旧闻”,就没有语病了。

当然也可以另择说法。若要保留“足迹”这个词,或作“客家地区留下的足迹”,如何?

或需保留“行”字,“客家地区行脚”亦可备选。

如果“足迹”与“行”都不忍舍去,则有“客家地区行旅足迹”或可供考虑。

以上几种设想,有的用语过长,有的则太文,各有缺失。旁人原不能代拟而尽如尊意,越俎代庖尤其足以诟病;鄙意不过是希望专题的取名“文从字顺各率其职”(韩愈语),别无他求。

当地朋友介绍,大渔滩湿地近两千亩面积。我注视着空中飞翔的鸟,远处起伏的芦苇,领略到拥抱大自然后的无拘无束的舒坦感。

炽热的阳光照耀着大地。浸润在水里的荷叶荷花,蓬蓬勃勃。这里的荷花花期,每年从六月开,到九月结束。在荷花开得最热闹的时候来,我们“艳福不浅”。绿叶红花间,我还看到一只只青色的莲蓬、尚未开苞的,无数尖状的花骨朵。当地朋友弯腰掀开一张荷叶,指着水中一截黑乎乎、竹片状的东西,说是藕。这里的藕,不像其他地方产的粗壮圆润,没有食用价值。所以,莲蓬成了当地人的一大块收入。当地朋友介绍:“莲子可以炒来吃。还可把糯米

大渔滩赏荷花

龚伟明

每年从六月开,到九月结束。在荷花开得最热闹的时候来,我们“艳福不浅”。绿叶红花间,我还看到一只只青色的莲蓬、尚未开苞的,无数尖状的花骨朵。当地朋友弯腰掀开一张荷叶,指着水中一截黑乎乎、竹片状的东西,说是藕。这里的藕,不像其他地方产的粗壮圆润,没有食用价值。所以,莲蓬成了当地人的一大块收入。当地朋友介绍:“莲子可以炒来吃。还可把糯米



大鹰捉小鸡

童年游戏(剪纸)

彭敏敏

和莲子肉研为细末,加白糖制成莲肉糕;还可熬莲子粥、冰糖莲子、莲子红枣汤、莲子桂圆汤、银耳莲子羹。”这一连串美呀汤的,让我嘴馋。

忽然,眼尖的同事看见了一支竹篙在绵绵的荷叶上,一会儿伸出,一会儿落没,那分明是有人在撑船了。采藕?不会;摘莲蓬?又不像是。是不是游客的船呢?回程看到丁字路口前,河中过来一条木船,载着六七名游客。船上一人撑竹篙,船下一人光着膀子推船,努力往荷塘里面前进。原来这段河床高,加上正在抽水灌溉旁边的稻田,木船经过这里十分困难。这一情形,让我们惊讶,为游客服务,这里可谓尽心尽力了。

返程中,我们余兴未尽,还在议论大渔滩湿地的所见所闻,当地朋友禁不住说:“像这种天气,一场雷雨下过后,大渔滩景色那个美真叫绝。特别是荷叶上都是亮晶晶的水珠子,看它们滚来滚去的,就是滚落不下去。”我听着,不由得心驰神往。



边看边聊